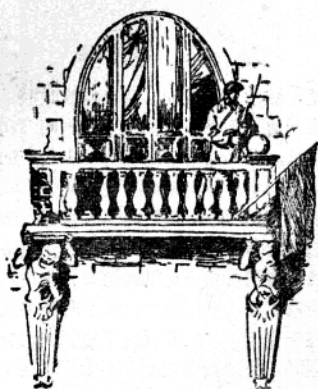




瑪麗嘉的童年

(苏) 吉娜·布洛茲卡婭 著



瑪麗嘉的童年

(苏) 吉娜·布洛茲卡姪著

叶 黎 譯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瑪麗嘉是五娘波良的女兒。沙皇統治時期，她們在醫生馬努依洛夫家裏過着低聲下氣的生活。瑪麗嘉和媽媽住在廚房的阴暗角落里，她每天要幫助媽媽替主人干活。醫生的女兒蘿蘭和瑪麗嘉同歲，但和瑪麗嘉過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在他們那個院子里，孩子們也分成了兩伙：有錢有勢的和貧苦人家的。瑪麗嘉有許多好朋友——砌爐匠的女兒薇蘭、小馬戲團演員施苔蘭、看門人的孫女兒瑪希加、洗衣婦的兒子米強等等。他們非常友愛，互相幫助，憧憬着將來的美好生活。他們的理想終於實現了，紅軍解放了他們的城市。但在紅軍一度撤退的期間，勞動人民又受了不少苦。在工人薩沙的引導下，瑪麗嘉更堅強了，她懂得了不少事。終於，革命成功了。勞動人民不再受壓迫了，他們永遠擺脫了貧困。瑪麗嘉和瑪希加進了學校；所有的窮孩子都開始過美好的生活。

目 录

厨娘的女兒·····	1
在馬拉西哈家的一个屋角里·····	7
馬努依洛夫大夫和羅兰·····	16
省长街上的一所房子·····	19
米海尔遜的年老父母·····	26
“战争”是什么·····	29
裝訂工人薩沙·····	35
汪达过生日·····	37
礼物·····	42
“科芒 伍 波尔特列特 伍?”·····	47
駝背的薇兰·····	63
特魯齐馬戏团的小丑巴达普·····	71
叫外国名字的小姑娘·····	78
“我长大了作什么?”·····	84
在馬戏院里·····	87
羅兰上学了·····	92
老面包师回忆故乡·····	98
到裝訂工人家里去作客·····	104
地窖里的冬天·····	115
小丑巴达普的箱子·····	122

沙皇被赶下了台·····	127
木匠和毛皮商·····	133
“工人之声”报·····	137
在医院里·····	145
佣人大会·····	151
“贫穷周”·····	157
许可证·····	162
新居·····	168
誰肯給我們东西·····	174
我們要回来的·····	180
被赶了出来·····	186
反革命騎兵們·····	192
电影“在古塔中”·····	197
瑪丽嘉和施苔兰的秘密·····	205
馬戏院里的表演节目·····	212
城市被炮轟着·····	219
貴宴·····	229
新生活·····	235
瑪丽嘉过生日·····	239
上学的第一个秋天·····	255



厨娘的女兒

母亲每天六点钟醒。她从床上抬起肥胖的身子，光着脚噼噼啪啪地走到屋子那一头，把一个铁熨斗拉到上面去，——这是代替挂钟上的钟锤的。之后，她又回到床边坐下，开始结高腰便鞋的鞋带；当她不能一下子把鞋带穿进鞋眼里去的时候，就小声骂道：

“还添上这个麻烦，该死的！……”

瑪丽嘉躺在床上望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个很大的湿斑，形状活象一只狗。厨房里黑洞洞的。透过上面象轮船底舱的小窗似的小圆窗，射进一丝光线。它跟母亲用来炸肉饼的大平底锅一样大。瑪丽嘉爬上椅子，踮起脚尖，鼻子刚刚够到木头圆窗的框子。她能看见窗外对面房子的红色砖墙，还有鞋匠的挂得七歪八斜的

洋鉄招牌的一角。招牌上只写着三个沒有光澤的金字：“收訂活”。

母亲到市場去买菜。厨房門的鑰匙“喀噠”响了一声；瑪丽嘉痛痛快快地打着哈欠，在窄床当中伸伸懶腰，又睡着了。隔十五分钟，她就醒一回，揭开亮緞帷幔的边，看看钟。七点钟，不管乐意不乐意，也得起来了。为了赶走睡意，瑪丽嘉瞪大了眼睛，开始数帷幔上的藍公鸡。数到第十四只，她就不困了。

瑪丽嘉收拾好床鋪，用一只小水勺灌滿爐灶热水罐里的水，——水桶她还拎不动，——然后开始刷昨晚送到厨房里来的皮鞋。她先急忙把大夫的咖啡色皮鞋刷亮。

一会儿工夫，母亲就提着装得滿滿的大菜籃回来了。綠箭似的葱和嫩胡蘿卜的打卷的尾巴翘在籃子外。

“喲，孩子，真热！”她說着，张开汗津津的拳头，把錢撂在桌上。

瑪丽嘉帮母亲掏出籃里的东西，开始削馬鈴薯。她盘腿坐在爐旁，把长长的一条螺旋形的馬鈴薯皮丟在地板上，一面听母亲記賬：

“白菜……鸡子兒……豆角……四磅羊肉、往湯里攪的香叶子。”

女僕卡切利娜时常进厨房里来，她是一个收拾得干干淨淨的矮小女人，穿着鑲花边的圍裙。她老撇着嘴，好象剛剛受了誰的气似的。卡切利娜拿走刷好的皮鞋；把刮鬍子用的热水倒在一只亮得放光的鑲制小杯子里；把滿滿的一烟灰碟香烟头和糖紙倒在垃圾桶里。她的蒼白的薄嘴唇几乎一次也不舒展开，她每次剛走到門口，就报告一件新聞：

“咱們那位把木梳又塞丟了。把整個睡房翻了个底朝天，也沒找着……”

“咱們那位要看戏去，叫把鑲邊的麻紗衣服熨熨……”

“咱們那位昨天打扑克輸了錢，今天起來的時候，又先伸的左脚。”

女僕卡切利娜頂恨医生太太叶列娜·馬特維娜了，背后尽称呼她“咱們那位”或者“咱們家那位”。

有时，医生戈利高利·依凡諾維奇也亲自到厨房里来看看。他身材高大，皮膚黝黑；混身上下的衣着——从帽子到鞋遮都是咖啡色的。他腋下夹着一只裝診療器的咖啡色小皮箱，一面对女厨子說：

“波良，給我煎一份肉排加馬鈴薯，叫小姑娘送到医院里去。”

医生总叫瑪丽嘉“小姑娘”，三年来从来沒問过她叫什么名字。

“今天菜市上肉可多罗，大夫，”波良报告說，“可是魚少极了。不錯，有一条鯰魚，挺新鮮，鬚子都还动彈呢，可是您又不吃这种魚……我在一个女人那兒找到一条梭魚，卖四十戈比，还不太好……”

“我瞧瞧……”医生說着，脫掉咖啡色手套，拎着魚尾巴，把魚从菜籃里拖出来。

“这还叫作魚呀！……不是买魚，簡直是胡鬧，四十戈比买这么条臭魚！……”

医生打开水龙头，細心地洗手，搖着头又重复說：

“花四十戈比买这么条臭魚……也不想一想！”說完，呸地一聲關上門就走了。

“‘臭魚’！”波良嘮叨道，“為了一個子兒半個子兒，就能鬧個天翻地復。不要緊的，老爺，賺得回來的……晚上回家的時候，所有的衣袋就都裝滿了。哎呀，可恨的守財奴！……”

“這些錢，他可不是容易得來的，”卡切利娜一面燒熨斗，一面說。

她喜歡醫生的程度，就跟不喜歡醫生太太的程度一樣。她在醫生家里已經工作了十三年，在寫給他的信里，她的落款是：“您的奴隸——卡切利娜”。

卡切利娜喜歡回憶醫生還沒有結婚的那些年月；有三年，她象一個全權的女主人一樣管理全家的家務。

“哎呀，我的天，”她說，“戈利高利·伊凡諾維奇沒結婚的時候，日子多么好過呀！……”

按她說來，那時候的人好一些，生活程度也低一些，甚至印花布都結實一些。

早晨十點鐘，瑪麗嘉被叫到兒童室里去哄蘿蘭。她走過候診室，象溜冰似地在打過腊的炭木地板上滑過去，雖然別人嚴格禁止她這樣作。候診室里順牆擺着許多椅子，小茶几上放着雜誌，病人和家里人不看那些雜誌，因為怕過傳染病。

兒童室是一個亮堂堂、滿是陽光的房間。槐樹枝在敞開的窗外沙沙作響。一個八歲的女孩子，有一頭棕黃色的頭髮，臉蛋和眼皮上盡是雀斑，坐在小床上哼唧。這就是蘿蘭。每天早上她都是怨氣沖天的樣子。她不願意起床，不願意穿衣裳，不願意吃早飯。要



医生脱下咖啡色魔皮手套，拎着鱼尾巴，把鱼从菜篮里拖出来。

是太阳明晃晃的，她就希望下雨，——她想打了媽媽的小紅傘、在水窪里亂跳；要是下雨，她也哭，因为下雨天不穿套鞋，就不許她出去。

“瞧，你的寶貝來了！……”卡切利娜向蘿蘭說，“得了，穿上小襪襪吧，你看，瑪麗嘉來了。”

蘿蘭把腳伸給卡切利娜。

可是也有時瑪麗嘉剛一進門，她就向瑪麗嘉大喝一聲：

“回廚房里去！你今天太難看！”

瑪麗嘉朝蘿蘭舉起兩個手指頭，意思說：“絕交”，轉身就回去了。之後她會撅好幾天嘴。等到再叫她進兒童室里去的時候，她不肯去，躲在床底下。床底下盡是灰扑扑的蜘蛛網的氣味，稍微動一動，支離破碎的床墊里的弓子，就在頭上錚錚地响一陣。

母親拉着她的腿，把她從床底下拖出來，打她一頓，嚷道：

“傻瓜！上頭派人來叫她，她還擺架子！不知好歹，驕傲的公主！去！……”

瑪麗嘉只得進去，可是她一路低聲咒罵着母親、蘿蘭、卡切利娜、醫生和醫生太太。

蘿蘭見着她，就象什么事也沒發生過似的，說：

“喂，想個遊戲玩玩。”

於是瑪麗嘉就想。

瑪麗嘉的生活，一半在廚房里；另一半在兒童室里陪着蘿蘭。她削完馬鈴薯皮和用鞋油刷過醫生的皮鞋後，甚至不敢拿起那些有花花綠綠圖畫的干淨的書，和穿着淺藍、淡粉小衣服的洋娃娃了。可是蘿蘭離開瑪麗嘉，就不會玩了，甚至不知道怎樣使

用玩具縫紉機；如果瑪麗嘉不來，媽媽給的小綢布塊就只好白扔着。

兩個女孩子玩了一會兒後，跑到醫生太太的臥室里去。

卡切利娜正在拉開臥室里的窗簾，窗簾花邊的影子落在地板上。一個年青女人躺在一张橡木大床上拍得松松的枕头間，被太阳光晃得直眯眼睛。她那一頭棕黃色頭髮跟蘿蘭一樣，只是臉上沒有雀斑。

“好媽媽，你要不要找東西？”蘿蘭問道。

女孩子們知道叶列娜·馬特維娜的東西總是亂塞亂放，放完就想不起來攔在哪兒了。

瑪麗嘉和蘿蘭喜歡替她找手帕和梳子，它們總是出現在最意料不到的地方。

有一天，全家人總動員找一只手套，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等大家不高興找了，瑪麗嘉偶然在一只中國花瓶里發現了它。

在馬拉西哈家的一個屋角里

瑪麗嘉的父親是個鐘表匠，名字叫索洛蒙·米海爾遜。他在八年前就去世了，去世後過了六個月，瑪麗嘉才誕生。

索洛蒙·米海爾遜是一個溫文爾雅的青年，有一雙黑眼睛。他不僅為別人修理鐘表，而且還修理望遠鏡、顯微鏡、指南針等。他要的修理費很低，干活兒非常細致。所以在他那間一邊是帽子鋪的小店鋪里，經常可以看到兩三位顧客。

每个星期五，米海尔遜都提前一小时打伴，到律师拉吉斯基家里去上钟。

拉吉斯基住的是独門独院，房子有几根油漆剝落的柱子。一共有八个房間，他用了三个人：女厨子、女僕和車夫。

钟表匠米海尔遜就是在拉吉斯基家里認識波良的。

波良是个沒父沒母的孤兒，七岁就在波尔塔瓦的一个村庄里給别人家帮工。那时她的工資是一年两个盧布，每年复活节得到一双鞋、一件衬衫、一块手絹、一条圍裙。她替农民抱孩子，喂他們吃嚼烂的面包；要是他們哭，她就用吹鼓的猪尿泡，里头装上石头子，嘩拉嘩拉地搖着逗他們。

十六岁那年，孀娘把她帶进城，給她找了个事，在一个面包师家里作“一把抓”的女僕。白天，波良做飯、操持家务；晚上帮面包师和面、打攪奶油用的鸡蛋白。她在面包师家里作了四年后，轉到律师拉吉斯基家里来当老媽子，这兒的活兒干淨一些，工錢也大一些。她在这里学会了把餐巾叠成扇形、打电话、用小碟子端倒在玻璃杯里的白开水。她改穿細麻布圍裙了，也知道哪一种酒杯是盛葡萄酒的，哪一种酒杯是盛伏特加酒的了。

“您好，索洛蒙·阿布拉維奇，”波良滿面春风地迎着钟表匠說，“上星期，我們所有的钟表都走得挺准，就是書房里的钟快了十分钟。”

她領他走过律师家里一个个空曠的房間，仰着头看他站在小梯子上对時間和上发条。

波良到面包房里去买面包的时候，总是故意兜个小圈子，从钟表鋪門口走过。櫥窗里摆着青铜制的时钟，钟摆是一架挂在煉

子上的小磁秋千，秋千上坐着一个小磁女孩子。米海尔遜坐在窗口，正用放大鏡看他面前桌子上的小齒輪和小螺絲釘；他看見波良在窗外時，就抬起頭來向她笑笑。

有一次，星期日，索洛蒙·米海尔遜來看波良。他們倆在廚房門口台阶上坐了一會兒，然後到市立公園里去散了會兒步。從那一天起，他倆就常常見面。過了不久他們決定結婚。波良很喜欢鐘表匠。他的衣服很整潔，穿外套，戴帽子，說起話來斯斯文文，對待波良的態度跟別人不一樣，總是又親切又客氣——從心里疼她。

“索洛蒙的心眼兒好，”波良向她的女友們說，“他跟我說話的樣子，就象親哥哥似的。他這人善良極了，我跟他在一起是不會倒霉的。”

“可不是嗎，”隔壁家的女廚子說，“主要是猶太人大多不喝酒。而且他干的那種行業非常干淨。”

波良過命名日那天，米海尔遜送給波良一瓶“尼羅河的百合花”牌香水，還有半打周圍鑲窄花邊的細麻布手絹。這種貴重的手絹，波良只在女主人那里看見過。她舍不得用它們來擤鼻子，把六條都藏在箱子里了。

波良向主人宣布，她下月就要辭工不作了。她開始跑磁器店，買了一隻帶刺的藍色玻璃花瓶，四隻畫着櫻桃的碟子。她每天想象，她跟米海尔遜結婚後，將怎樣收拾新房，挂什麼樣的窗簾。

但是米海尔遜遭遇了不幸。秋天，有一個有錢的地主，莊園里鐘塔上的大鐘壞了，叫米海尔遜去修理，米海尔遜修好了那古老的時鐘，除了修理費以外，還得了二十個溫室里培育的杏子，

便回家去了。这时就发生了不幸。他渡过第聶伯河时，乘坐的小船在离岸不远的地方翻了。米海尔遜虽然安全地游上了岸，但是秋天的冷水浴使他患了肺炎，患病的第六天就死了。

关于米海尔遜回来和生病的消息，波良一点也不知道。一天晚上，她正在擦銀匙，有一位陌生的老妇人来找她，說米海尔遜的父母請她立刻去一趟，——他們的兒子遭遇了不幸。

波良把头巾往肩上一披，就奔到老人們那兒去了。她吓得心里怦怦乱跳。她一次也沒到米海尔遜家里去过，不知道他們将怎样接待她。要知道，他們的兒子是个钟表技师，而她只是个普通的老媽子呀。而且米海尔遜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

米海尔遜的年老的父母住在钟表鋪后面一所小住宅里。走进大門，第一間屋子里沒有人。波良望望綑着印花布的臥榻，沒上油漆的松木桌子和廉价的淡綠色玻璃杯，心想：“日子过得不富裕。”

旁边那間屋里，有一个女人在哭。波良犹豫不决地在門口站住了。地板上，靠牆丟着几个套鑲边白枕套的大枕头。一对老年夫妇坐在枕头上哭兒子，——按照古老的风俗，都是这样做的。老头身上披着条紋布的披肩，膝上放着一本厚厚的祷告文。老太太老迈龙鍾，一臉皺紋，戴着跟烏鴉翅膀一样黑的假髮，坐在枕头上哭得搖搖顫顫。眼泪不住地从她的眼里往外流。

“我們好伤心啊，”她向波良說，“我們的兒子沒有了……礼拜六，他回来的时候，就病了，連一小块魚都吃不下去。我們把他扶到床上躺下，今天他已經进了土了。”

老太太哭了很久。显然她还想跟波良說什么，但是眼泪噎得

她說不出話來。她剛想說，就抽搭起來，用猶太話囁了幾句，甚至朝牆上撞了一次頭。

波良站在門口，也哭。米海爾遜的老人們仿佛把她忘了；老頭把頭低在禱告文上；老太太一會兒哼哼，一會兒咳聲嘆氣。波良在那兒站了半天，之后就啜泣着走了。

一個星期後，老太太親自來找波良，把她叫到門口，說兒子臨死前非常牽挂她和未來的孩子，請父母照顧她們。老太太給了波良二十八個盧布和一只“巴維爾·布列”廠制的銀表，蓋兒上刻着：“射擊優秀二等獎。”

半年後，瑪麗嘉出世了。

她誕生在“葉卡切琳貧民產院”。

她沒有父親，母親當老媽子，所以算是“貧民”。

波良產後，在一個熟識的老婦人——織襪女工馬拉西哈——家里租了一個角落，自己出去打零工。

馬拉西哈住在城外工廠區。

在吝嗇山的粘土斜坡和谷地里，有一些小土房和東歪西斜的小板棚。

這些板棚是用鏽鐵板、寫着“小心”字樣的破木箱碎片和被釘子釘得七穿八洞的舊柵欄搭的。它們的住戶，都是紡織廠、鋸木廠和冶金廠的工人。

春天，一股股的稀泥湯流到谷地和板棚區的陋巷里去，把那些地方淹沒，弄得地上盡是粘腳的稀泥湯，一踩一陷。婦女們拎着桶，費好大的勁從一塊石頭邁到另一塊石頭上，又從一塊板子跨到另一塊板子上，走到村里唯一的井旁去打水。

黎明，当鋸木厂第一声冗长的汽笛鳴起来的时候，一所所板棚里便陸續点起火亮兒，窗里开始有黑影移动。第二声汽笛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門都乒乒乓乓地响起来，工人们走上大街，成群結队地去上工。走到叉路口，女人向左拐，——到紡織厂和烟草厂去，男人们向右拐，——到鋸木厂和冶金厂里去。白天，板棚区显得挺荒凉。只有一些小孩子在灰尘里瞎跑，在水沟里捉蛤蟆。

晚上汽笛响后，板棚区又活跃起来。上夜班的工人们去上工。上日班的工人们回家来。

波良在工厂职工們家里打零工，那些人沒有力量用常工，只偶而找个打零工的帮帮忙。她每天要洗那些被工厂煤烟熏黑的衣服，刷那些粗糙的鍋，刮干净被泥脚踩脏了的、被人随地吐痰吐脏了的地板。

不論波良作什么——把身子弯在堆滿了酸臭的衣服的洗衣槽上，或是两膝湿淋淋地在地板上爬着刷地板，——她一分鐘也不能忘記，她的瑪丽嘉一个人在家里，整天自己躺着。

“瑪丽嘉沒从搖籃里掉下来吧？她从早哭到晚，沒哭坏吧？”

是的，瑪丽嘉会使出她有限的全身力气哭个整天，可是不管她怎样哭，除了十二点鐘馬拉西哈从染坊里赶回来用奶瓶喂她点东西吃以外，誰也不会来看她。馬拉西哈是个矮胖的老太太，两只手漆黑漆黑的。她做了許多年染袜子的工作，她的手从来也沒有洗白过。她用奶瓶喂瑪丽嘉，自己也吃几个凉的煮馬鈴薯，然后又到染坊里去。

瑪丽嘉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哭，哭一会儿歇一会儿，再接着哭；哭累了睡觉，睡醒了又接着哭。